



圖一 明 沈周 崇山修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之1 劉莊題跋

品題流落兩傷神

關於沈周《崇山修竹》的題跋與流傳

許郭璜

明際文人畫家，寄情書畫，以畫為樂並以酬贈友人，畫作上常有題識以記錄由，從這些題辭中往往不僅可以得知流傳經過及相關訊息，亦可一窺文人畫家之交往與倡和酬應等情事。

本幅（圖一）原作上無畫家名款，只於畫幅右下角石坡上鈐「啓南」朱文印一方，幅上有劉莊等諸家題詠，詩堂沈周自書七言律詩一首，並跋云：「水墨微踪認始真，品題流落兩傷神；瞻烏爰止知誰屋，化鶴能來待故人。白髮聊隨山玩世，青氈雖在物何珍；悠悠往事詩重訴，又是浮生一夢新。此圖舊與馬抑之，展轉以規

以規，成化元年，一四六五年舉人）春試入京，莊因題沈周此圖為贈以壯其行，時劉莊六十一歲。題云：「柳暗花明入鳳城，壯遊不動別離情；賈生袖裡多長策，欲為君王致太平。吾弟以規，角藝南宮。因題沈啟南山水，以期其遠大。時成化六年春仲，完菴劉莊廷美識。」鈐印一：完庵。

越兩年，成化八年壬辰（一四七二）春劉莊逝世，同年仲秋劉竑持此圖求吳寬、文林等人題句以識歲月。吳題於八月十九日，文題於八月二十六日，相隔僅數天。

吳寬題云：「劉子讀書處，茆齋水木間；杖藜何日去，相與入穿山。予嘗聞以規談其鄉穿山之勝，欲一遊之而未能，故及之。壬辰秋仲十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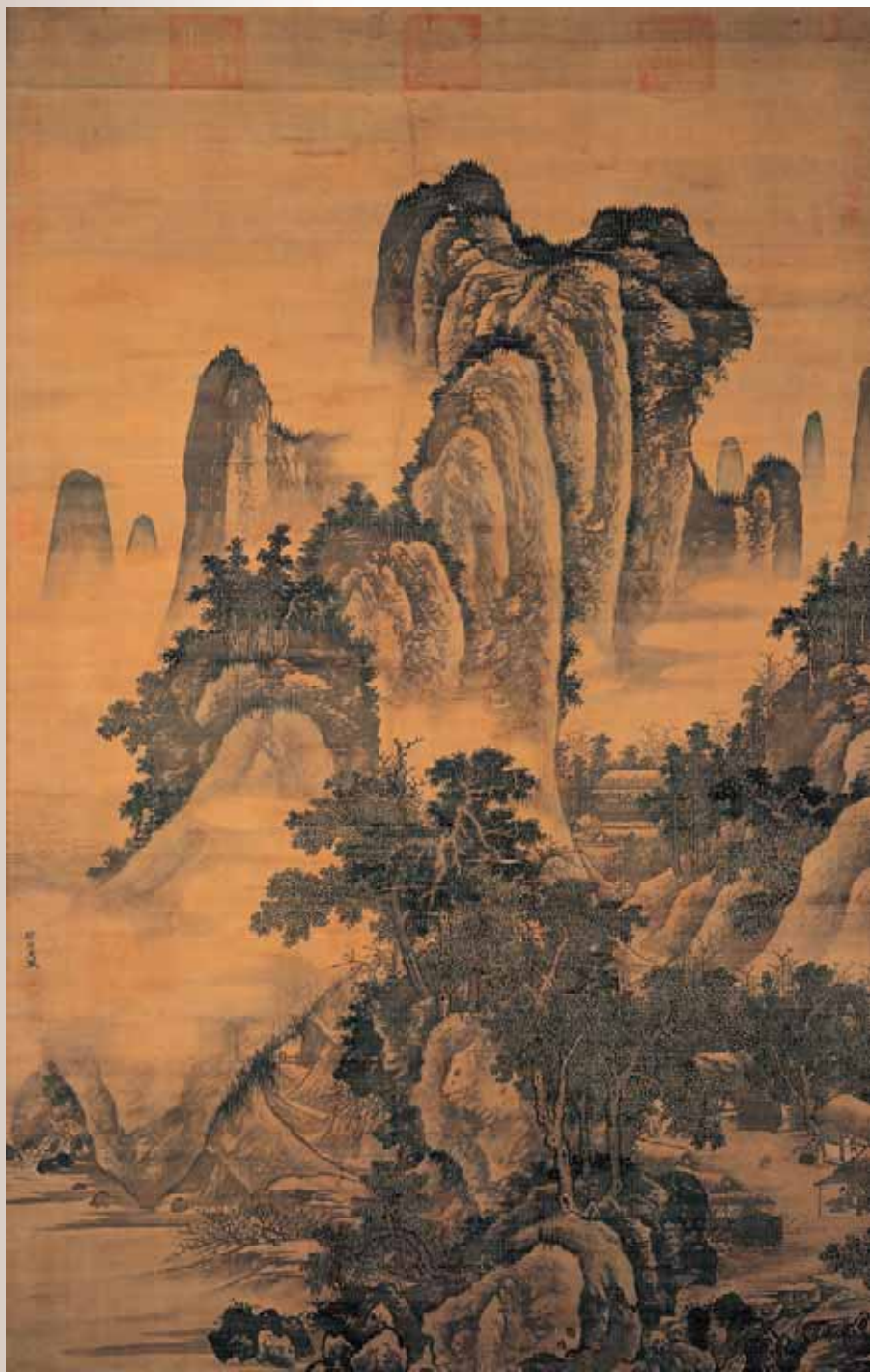
日，吳寬記。」鈐印一：中吳吳寬。

文林題云：「輞川圖畫涓城詩，千里相看有所思；老畫碧桃山色在，劉郎去後沈郎悲。劉完菴沈石田皆以詩畫擅名。壬辰春，完菴卒，而以規持是圖在京邸索題，因錄如右。八月二十六日文林識。」鈐印一：小文。

是年吳寬三十八歲，以第一甲第一名榮登成化八年壬辰科賜進士；文林二十八歲，表現亦不弱，同登壬辰科第三甲六十八名賜同進士出身。（註一）時劉、吳、文三人同在京邸。其中吳寬之書結字稍長，疏秀的書風與後來學蘇軾（一〇三六——一〇一）結字較呈方扁、筆法凝重者有異，可窺吳氏早期書風之一斑。（註二）而此際因劉莊過世已歷半年，故文林詩中

五〇四）仍在世，餘諸人均已先後歸道山，連小沈周一十八歲的文林（一四四五——一四九九）亦於前年六月病逝溫州任所。睹物念昔，老友凋零幾盡，情何以堪。

據沈周題，得知此圖原贈馬抑之，不知何故輾轉流於劉莊（一四一〇——一四七二）之手，成化六年庚寅（一四七〇）春仲劉莊之弟劉竑（字



圖二 明 馬軾 春塢村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「劉郎去後沈郎悲」之句。

至於此幀之製作年代，因沈周原作上並無署年款，受贈者馬抑之亦無題識，故不知確切成畫時間為何。然如上述，沈周此圖乃劉玨得自馬氏，再輾轉題贈其弟劉竑時是成化六年（一四七〇）春二月，以時間充裕估量，沈周此圖之成畫當定在成化五、六年（一四六九、一四七〇）之交似較為合宜。是故《吳派畫九十年展》一書中依畫風定為成化六年所作當是沈周繪製此幅之下限，距弘治十四年辛酉（一五〇一）再題詩跋之時間相隔約三十年之譜。

沈周此幅之流傳過程並不複雜，大都集中在吳中地區之文人畫家手中遞傳，其中劉玨與沈周誼在師友之間，吳寬為沈周好友，文林是文徵明之父，諸人甚為熟稔交情篤厚，並時有書畫詩文倡和酬應為眾所皆知外，僅馬抑之、立齋較為生疏，不知其與劉玨、沈周交情若何？以下就目前所得資料略作陳述。

馬抑之名愈，抑之為其字，號華髮道人，人號馬清癡，嘉定人。天順一五二六）、王寵（一四九四—一五三三），並能寫山，近世莫及。……馬愈字抑之，亦第進士，書法清勁，畫登逸品。」

其中論馬愈「書法清勁」不知為

八年甲申（一四六四）進士，（註三）官刑部主事，職為「秋官」、「主事」，在明為四輔之一，屬欽天監，掌刑獄，故時人亦有稱「馬主事」，沈周詩中稱其為「馬秋官」，而劉玨稱為「馬進士」。能詩文，擅書畫。王鏊（一四五〇—一五二四）《姑蘇誌》稱其：「能詩善書，尤長於南詞樂府。縱佚不羈，官止刑部主事。」另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謂馬愈為漏刻博士馬軾（十五世紀中葉）之子，官止南京，人號為馬清癡。（註四）除擅長書畫藝術外，馬愈亦有收藏，如顏真卿（七〇九—七八五）名蹟〈爭座位帖〉、黃庭堅〈書陰真君詩卷〉等即藏於其家。（註五）

馬愈，傳世畫蹟僅知有臨元繆佚〈樹石圖〉卷，後跋原係元人手筆，馬氏一依照臨，並朱描印文，最後馬愈自書臨款一行。（註六）另從著錄裡得知，嘗為張丑曾祖父張子和繪〈蘭香堂圖〉，並為其收藏，據張丑載，馬愈、劉玨與其曾伯祖維慶、曾祖子和交情甚篤，時相聚晤。另張丑曾祖、曾伯祖亦嘗與沈周遊，沈周並作

何？據祝允明〈書述〉之見，其書風乃近米芾風格；（註七）吳升《大觀錄》亦稱其：「書體放誕，不束繩墨。」至於所述「畫登逸品」則是以吳派前期作家杜瓊、劉玨、沈貞吉恆吉等人

〈春草塘圖〉為張丑曾伯祖張維慶所藏，後並有文徵明、浦應祥、文林等人題詠；此圖又名〈秋山閒適圖〉卷，長約二丈，據張丑之述，其畫法出於董源（十世紀初）並兼參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遺意，為張氏家族秘藏、難得一見的沈周大青綠設色作品。（見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）此外，清宮舊藏一幅〈明人上方石湖圖詠〉卷，凡九幅，為憲宗朝（一四六五—一四八七）吳門諸子若劉玨、沈貞吉、沈恆吉、沈周、馬愈、釋碧虛、陳蒙……等人游蘇州近郊石湖上方（楞伽山）所作書畫圖詠，其中第八幅即出於馬愈之手。（《石渠寶笈初編》下冊。）

儘管馬愈流傳作品甚鮮，然從舊有記載揣測其專擅的畫科當是以山水為主。

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又記云：「劉玨廷美以書畫顯天順間，同時杜瓊（一三九六—一四七四）、徐有貞（一四〇七—一四七二）、馬愈、沈貞吉（一四〇〇生）、恆吉（一四〇九—一四七七）、祝允明（一四六〇—

之畫品與馬愈相比擬，可知馬愈之畫不但以山水為主，其逸品的畫格當亦近於吳派風尚。除此，文伯仁看法大致相似：「同時有劉秋官玨、沈徵君名貞吉、恆吉、馬清癡名愈、陳醒庵

其寂寥！

有關馬愈與沈周、劉珏二人的情誼，從文集所載或可略見端倪，在沈周《石田先生集》裡載有詩三首，是與馬愈或次韻之作，曰：「陪天全公宿鄧尉山次馬抑之韻」五言排律一首、「馬秋官課農山庄」七律一首、「馬秋官抑之養病還吳」七律一首。（註八）詩中暢述偕遊逸興，談古論文，酒酣行樂，醉中捉筆登樓賦詩等

文人讜集情事，皆見真摯交誼。又劉珏《完庵詩集》中亦錄有詩三首贈馬愈，其一為「馬進士抑之穿山送別」，詩中推崇馬愈文才不讓撰《東萊博議》一書的呂祖謙（一一三七—一一八一），末句云「多情最是穿山色，飛入離筵送別杯」，則知馬愈履痕曾至劉珏家鄉江蘇常熟附近勝景穿山；又「慰馬進士喪偶」一詩更見二人情誼決非泛泛，云「……秋草不生埋玉恨，暮砧偏送斷腸聲；煩君再種藍田玉，阿母高堂待作羹。」字句之中有哀輓憐惜亦有期勉尊囑；另「贈馬進士愈」，從首句的「天上歸來思不群」揣測，此詩當是馬愈登天順八年甲申（一四六四）進士之後，讚譽其卓爾出眾的才能所賦之七絕。從沈、劉詩中表達與馬愈熟稔的程度，實不難得見其等相互間親密的情誼。（註九）

至於此圖為何從馬愈輾轉流入劉珏手中，因劉、沈之題皆無語及，故不得而知。倒是劉珏極為欣賞沈周之畫作，從台北故宮藏沈周《畫山水》（圖四）的題辭中可窺知一二：「廷

美不以予拙惡見鄙，每一相親，輒牽挽需索，不問醒醉冗暇，風雨寒暑，甚至張燈亦強之。此筆本昨晚酒後，顛倒錯謬，廷美亦不棄，可見誤索也。」此幅乃畫於酒後，沈氏自覺草率粗陋，宜當銷毀為妥，然劉珏仍不見棄強索，沈周無奈，故識數語以自我解嘲。可見其喜愛沈周畫之甚。

上述劉珏、吳寬、文林及馬愈等人與沈周交誼甚為友善，題詠亦有年款以知其脈絡，較令人費解的是款署「立齋」者不知何許人？行書題五絕一首云：「屋前山萬峰，屋角竹千挺；此中如可尋，踏破白雲頂。款：立齋。」鈐有：鳳儀、賜己丑進士二年款，詩題內容亦僅見一般山川林木

紀中葉）合繪《歸去來辭圖》卷（遼寧省博物館藏），其中馬軾所繪「問征夫以前路」等三段，畫家可能為配合李在、夏芷之作，使通幅較呈整體性，畫中山石用斧劈皴法，與《春塢村居圖》畫法相異，可見馬軾筆底能同時兼運幾種不同的作風。徐沁《明畫錄》稱馬軾畫「山水精妙，非謝環、李在輩所及。」當非過譽。

可惜馬愈流傳畫蹟極少，個人確切畫風尚待考。然若以其家世和締交鴻儒畫家均非泛泛之輩，以及畫史著錄均多讚譽之詞來看，其畫當亦不俗。而父子畫蹟之不傳、畫名之不顯，與明際吳派、浙派諸家相比，何其寂寥！

有關馬愈與沈周、劉珏二人的情

誼，從文集所載或可略見端倪，在沈周《石田先生集》裡載有詩三首，是與馬愈或次韻之作，曰：「陪天全公宿鄧尉山次馬抑之韻」五言排律一

首、「馬秋官課農山庄」七律一首、「馬秋官抑之養病還吳」七律一首。

（註八）詩中暢述偕遊逸興，談古論文，酒酣行樂，醉中捉筆登樓賦詩等

名寬，皆善畫，名品相同，而有陳季昭名暹者，則不及諸公。」（文伯仁題杜瓊《友松圖》）

吳派後期重要作家文伯仁（一五〇二—一五七五）可能因個人的喜好，認為院派作風周臣（約一四五〇

一五三五）的老師陳暹（一四〇五—一四九六）不如劉、沈、馬等諸人之吳派文士風流，所論雖失之偏執，然除了反映出其見解，也說明馬愈與其父馬軾的畫風並不盡然相同。以台北故宮藏的馬軾《春塢村居圖》（圖

二）觀察，其畫筆以郭熙（十一世紀）為主兼參馬夏、董巨而自成一種風貌，其畫風與浙派大師戴進（一三八八—一四六二）《畫山水》（圖三）有相通之處。除此幀外，馬軾另有與李在（十五世紀中葉）、夏芷（十五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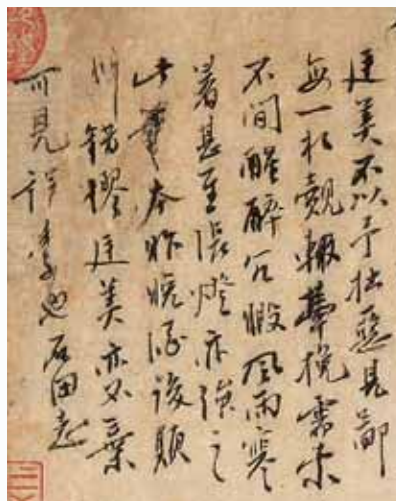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明 戴進 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一之2 丁鏞題跋



圖五 丁鏞「鳳儀」、「賜己丑進士」與明代諸家款印

是故鈐「鳳儀」印者極可能為成化五年登己丑科進士的丁鏞，而署名「立齋」當即為其號。目前所知大致如此，待日後有其它資料再予補充。至於丁鏞與劉珏或沈周是否有進一步交往，則不得而知。檢閱沈周、劉珏二人詩文集，並沒發現有詩文酬贈，而假若丁氏與沈、劉二人無特別交誼，丁鏞之題極可能是應劉珏所請而書，估計時間是在成化六年（一四七〇）夏秋之際。是時，丁鏞與劉珏、吳寬、文林等四



圖四-1 沈周 題跋



圖四 明 沈周 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勝景之歌詠，不如上述諸人與沈周之交誼關係清晰。設若嘗試從「鳳儀」、「賜己丑進士」二印查勘，或可得蛛絲馬跡。關於「賜己丑進士」一印為白文方印，原《石渠寶笈三編》釋為「賜□進士」，《故宮書畫錄》釋為「賜乙丑進士」，另《文人畫粹編》一書則釋為「賜〔第〕進士」。（註十）諸書所釋略異，據筆者查勘原

作上之鈐印，印之右半雖略模糊，然亦可辨，察覺「乙」當為「己」字之誤，二字篆法並不相同，實際上當以「賜己丑進士」為是。有關明代登己丑進士科者凡三：有成化五年（一四六九）、嘉靖八年（一五二九）、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等己丑科，三者之中又以成化五年與沈周等人活動時間最為相近。以此推之，假設「立齋」者之己丑登進士科是成化五年，檢閱《明代登科錄彙編》一書，有位姓丁名鏞（一四三五年生）者，字鳳儀，籍應天府（南京）上元縣人。祖父伯通，父禮，母唐氏；兄鑑、鏗，弟鈺，取妻張氏，應天府鄉試第八十一名，會試第三十一名。（註十二）而關於明成化五年己丑科，據進士登科錄載，欽定資格第一甲者例取三名，第一名從六品，第二、三名正七品，賜進士及第；第二甲取七十五名，從七品，賜進士出身；第三甲正八品，賜同進士出身，取一六九名。而丁鏞位列第三甲一二二名，時三十五歲正值青壯之年，（註十三）年齒與吳寬相仿，小沈周約七、八歲。

人皆同在京邸。所題五絕一首，書風清麗秀挺，雖不足以稱家，然文氣頗重，寫來別有一番興味；所鈐二印一朱一白，篆體圓渾，佈置停勻，為明人作風，與沈澄「蘭菴」、沈周「煮石亭」、姚綬（一四三—一四九五）「公綬」「賜進士」「賜甲申進士第」等印之風格頗似（圖五），皆是此期作風。

置、年齡及登科之先後來看題字順序，當以劉珏為先、丁鏞為次、吳寬第三、文林居末，故偏於一角落處，將原本繁實的畫面填塞的更形緊密。除此，畫上無其他任何收藏印記，沈周之於弘治十四年辛酉（一五〇一）題後，不知流於何人手中，直至嘉慶二十年乙亥（一八一五）方入藏清宮《石渠寶笈》三編著錄。

作者為本院書畫處退休同仁

註釋：

1. 明姚夔等編，《明代登科錄彙編》（明成化間刊本）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69），第三冊，頁1147、1223。
2. 王鑿評吳寬：「作書姿潤中，時出奇崛，雖規模於蘇，而多所自得。」見王鑿撰，《姑蘇誌》，收錄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四九三冊，頁996。
3. 據載天順七年癸未（1463）會試，因試場焚燬，改至八月舉行，而殿試亦推遲至次年天順八年甲申（1464）三月舉行，因此本科亦稱癸未科，而馬愈為登此科第三甲一六〇名。見文史哲編輯部編，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2），下冊，頁2459-2461。
4. 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乙集，收錄於楊家駱主編，《中國文學名著第三集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5），上冊，頁208。
5. 都穆，《寓意編》，收錄於楊家駱主編，《藝術叢編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），第一集第十七冊，頁284-285。
6. 徐邦達《論古書畫匯集·壹·古書畫鑑定概論》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0）頁67。
7. 祝允明，《祝氏集略》（台北，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，祝氏詩文集本，1971），卷二四，頁1521-1524。
8. 沈周，《石田先生集》（明萬曆陳仁錫編刊分體本）（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68），二冊，頁317-318、524-525、587-588。
9. 據祝顯撰《完菴墓誌銘》云，劉珏之高祖山甫、曾祖彥英以上，原家江蘇之常熟梅林，至其祖希仲號南溪者婿於長洲王氏，始占籍為長洲人。見祝顯撰，《完菴墓誌銘》，收錄於《完菴詩集》（明弘正間劉布編刊本）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5），頁242、243、349、372。
10. 《沈周·文徵明》《文人畫粹編·中國篇》（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85），四冊，頁157。
11. 明姚夔等編，《明代登科錄彙編》，第二冊，頁926。
12. 《明代登科錄彙編》，第二冊，頁814。另見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》，下冊，頁2465。